走进红二十五军长征革命文物联展

『一起来听』『北上先锋』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文豪



▲参观者在展厅互动区听《长征组歌》。**河南博物院**供图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通行证（河南博物院藏）。**河南博物院**供图



▲红二十五军战士用过的煤油灯（鄂豫皖革命纪念馆藏）。**河南博物院**供图



▲吴焕先使用过的怀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藏）。　本报记者　**张文豪**摄

泛黄的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通行证、锈迹斑驳的步枪刺刀、红二十五军战士用过的军号……河南博物院“北上先锋 红心向党——红二十五军长征革命文物联展”展厅里，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90余年前的长征烽火，仿佛重现眼前。

此次展览由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宁夏六省区文物部门联合主办，河南博物院牵头，多家文博机构协同承办。200余件革命文物、500余幅史料图片，再现了这支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娃娃军”万里远征的峥嵘岁月。

层层递进，铺展长征画卷

步入序厅，深红色展板上，清晰勾勒出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图——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蜿蜒经过豫、鄂、陕、甘、宁，最终抵达陕西延川永坪镇。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在何家冲集结，踏上征途。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这支年轻队伍在长征中发展壮大，并率先抵达陕北，赢得“北上先锋”的美誉。

“红二十五军不仅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还主动西征北上，为中央红军北上发挥了重要的战略策应与先导作用。”河南博物院党委书记、院长楚小龙说。

展览紧扣红二十五军足迹，设置“抗日救亡 勇赴国难”“奉命转移 挥师北上”“开辟新区 巩固壮大”“勇当先锋 转战西北”“风展红旗 胜利会师”五部分。

“从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扛起抗日救亡大旗，到花山寨会议定下红二十五军转移大计；从桐柏山迂回、独树镇鏖战、伏牛山突围，到进入陕南独立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从获悉中央红军北上消息后毅然进军西北，到永坪会师、迎接党中央——五大板块层层递进，配合序厅与尾厅，完整铺展开红二十五军近万里的长征画卷。”河南博物院陈列部馆员、策展人丁迎果说。

展陈设计独具匠心。整体空间以中国红、辉煌金、赤烬灰为主色调；战役展区采用暗调光影，渲染战斗的悲壮激烈；根据地建设展区用暖调光影，传递革命理想带来的希望光芒。展厅采用单向递进式动线，贴合红军行军路线，围绕何家冲出征、独树镇鏖战、沣峪口再出发、永坪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设计场景，让观众沉浸式感受红二十五军的壮阔征程。

甄选文物，诉说烽火往事

展厅之中，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事，引人放慢脚步、驻足沉思。

一根枪管，见证浴血鏖战。这是独树镇战役留下的捷克式轻机枪，收藏于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烈士陵园，首次在河南博物院展出。枪管螺纹锈迹斑斑，木质枪托早已损毁，从侧面反映了战斗的激烈。1934年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行至独树镇七里岗，突遭敌军伏击。初冬寒流袭人，雨雪交加，战士们身着湿透的单军装，手指冻僵拉不开枪栓。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抽出大刀，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率先冲向敌阵。战士们勇猛向前，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几番激战后，部队成功突围，向伏牛山区挺进。

一只木桶，诉说鱼水情深。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行至河南桐柏县歇马岭。炊事班向当地群众董老七借来木桶，为即将投入战斗的战士送去热饭热汤。当炊事班战士再次送饭登上半山腰，骤然响起阵阵枪声，敌军步步逼近。即便身处险境，红军战士仍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冒着枪火将木桶完好归还群众。

一张传单，承载忠诚守护。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进入鄂陕交界的郧西地区，刻印《什么是红军》宣传单，向当地百姓阐释红军的宗旨与使命。战士李玉才把这份宣传单交给妻子刘立英，嘱咐她妥善收藏。刘立英用红布把传单裹好，夹在族谱中，塞进房檐缝隙。此后敌人多次上门搜查，刘立英始终守口如瓶。1981年，当地开展革命文物征集，她取出这份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红军传单，捐给档案馆。

一块怀表，镌刻胜利印记。这是吴焕先烈士生前使用过的怀表，表壳被岁月浸成黄褐色，钢制表盘上指针早已不存。它曾见证了郭家河战斗的胜利。1933年3月5日晚，郭家河战斗打响前，吴焕先将怀表交给战斗联络员陆汉清，约定以此表计时，第二天拂晓发起进攻。这场战斗大获全胜，鼓舞了红军士气。1936年，陆汉清因叛徒告密英勇就义。而前一年的8月，吴焕先在四坡村战斗中牺牲。陆汉清托付给家人保管的这只怀表，几经辗转流传，2000年入藏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猎猎军旗、各式枪械、行军地图还原战斗历程；竹编斗笠、斑驳水壶、破旧干粮袋反映远征艰苦；行军日志、战士家书、口述档案补充历史细节；百姓珍藏的红军遗物，诉说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一件件展品的遴选，凝聚着六省区文博工作者的心血。

2025年11月，河南省文物局发起联展倡议，得到安徽、湖北、陕西、甘肃、宁夏文物部门积极响应。六省区文博单位通力合作，全面梳理汇总红二十五军相关革命文物资源。

作为牵头单位，河南博物院策展团队对文物逐一登记建档、分类甄别，从文物出处、保存现状、历史关联度等多个维度筛选展品，邀请党史、文博、宣传领域专家开展多轮评审研讨，数易其稿，最终敲定展览文本。

“长征文物既是历史遗存，也是精神载体。挑选展品时，我们兼顾文物的代表性与多样性，依托严谨的历史脉络，立体呈现红二十五军完整征途。”丁迎果说。

通过这次联展，不仅摸清了六省区红二十五军革命文物资源家底，也为跨区域整合文物资源、讲好长征故事、传承长征精神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创新形式，传承长征精神

以文物印证史实，以故事温润人心。展厅之外，长征精神在更广阔的时空里传播、回响。

不久前，河南博物院联合河南日报推出“致敬北上先锋——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全媒体行进式报道。报道组奔赴河南、陕西、甘肃等长征沿线关键点位，寻访革命遗迹，把历史讲解搬到事件发生的现场。

郑州市第八中学学生熊芸溪，是此次展览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不久前，她跟随报道组走进大别山。

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会议旧址，她看到了8尊高矮不一、阔步向前的塑像。“他们是谁？怎么有大人有小孩？”熊芸溪提出疑问。讲解员说，雕塑原型是共同参加红二十五军的匡氏八兄弟。他们中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参军时只有12岁，6人牺牲于长征途中，1人牺牲于新中国成立前夜。

“我们听了心情很沉重。讲解词里的‘娃娃军’，在这一刻变得鲜活立体。”熊芸溪感慨，他们小小的身躯，却有钢铁般的意志，了解了这段长征历史，让自己更懂得盛世安宁来之不易。

河南省实验学校鑫苑外国语小学学生陈籽霖对展览中的一只拨浪鼓印象深刻。它的主人叫陈廷贤，是河南卢氏县山村里的一名卖货郎。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转战来到卢氏深山，遭遇敌人围堵。陈廷贤冒着被敌人杀害的风险，带红军走上一条不为人知的小路，经过四天三夜跋涉，帮助红军成功突围进入陕南。

在探访卢氏县官坡镇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的旅程中，陈籽霖见到了陈廷贤的孙子陈晶。“他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常听家里人讲爷爷和红军的故事，现在他又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陈籽霖说，“在我们走过的地方，听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我渐渐明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广大老百姓的支持。”

“推动文博资源与媒体传播深度融合，让沉睡文物‘活’起来、厚重历史‘火’起来，这样的跨界探索值得持续深化推广。”楚小龙说，河南博物院将以此次联展和寻访报道为契机，深化革命文物协同研究，创新社教活动形式，发挥红领巾讲解员等青少年群体力量，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5日。河南博物院打造了全景云端展厅，让各地观众可以线上观展。此外，六省区多家红色纪念馆、博物馆同步推出文物展、图片巡展，打破地域壁垒，共享红色文物资源，让“北上先锋”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读懂。



▲一九三四年《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安徽博物院藏）。　本报记者　**张文豪**摄

在安徽博物院读懂“天问”

本报记者　**韩俊杰**



▲观众参观“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　**陈三虎**摄（人民图片）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春秋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对天地星辰等发出磅礴叩问，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探索精神和理性思辨传统。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对宇宙的探索从未停止。安徽博物院举办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汇聚全国48家文博单位、科研院所近300件珍贵藏品。展览以《天问》哲学诘问为切入点，沿着“观天—度天—应天—巡天”的主线，通过“鸿蒙溯源 观天论道”“法天制器 观象制历”“敬天授时 众功皆兴”“文明以止 天人合一”“星耀古今 文明回响”五部分，完整呈现中华文明宇宙观的演进脉络。

穿过播放《天问》投影视频的序厅，走进第一单元。盘古开天、女娲立极、金乌负日、四神御穹……创世神话和古人对天象的朴素认知，呈现在一件件文物中。

《淮南子》曰：“日中有踆乌，月中有蟾蜍。”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代蛙形金箔，蛙首呈尖桃形，头部有一对圆眼，四肢蜷曲，背部中心有脊线。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太阳神鸟金饰，专家认为二者可能是一个组合，体现了古蜀人对日月的崇拜。

淮北市博物馆收藏的一组东汉画像石，包括双龙穿璧、伏羲女娲、朱雀玄武、龙虎交尾、羽人等图案。创世始祖伏羲女娲与四象神兽等元素呼应，融合了创世神话、阴阳秩序与升仙思想。

第二单元“法天制器 观象制历”展示了各式各样的天文观测仪器。其中，圭表用以辨方正位、定岁纪年，浑仪用来测量天体的球面坐标，浑象用来演示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三者相辅相成，共同奠定了中国古代观象授时、推步制历的基础。

圭表作为立影测年的重要仪器，用以确定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四大节气。1977年出土于安徽阜阳夏侯灶墓的西汉圭表模型，是一件木质彩绘漆器，主体由完全对称、可折叠的两部分组成，以立耳为标，水平圭面无刻度，但有几个特殊点分别指示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表影到达的位置。

基于古代“浑天说”而衍生出的天文观测仪器浑仪，主要用来测量日、月、星在天空中的位置。阜阳夏侯灶墓出土的二十八星宿盘是早期的浑仪雏形，是汉代赤道坐标天文体系成熟的核心物证。该盘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盘略有残损，边沿不等距排列一圈小圆孔，专家推测原来共有365个，对应周天刻度；下盘边沿刻有二十八星宿名称及距度。“观测天体时，需要配合支架使用。这是国内迄今所知最早的赤道式天体测量仪器，比欧洲同类仪器早了约1700年。”安徽博物院学术研究部主任孟倩说。

《尚书·尧典》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古代先民观测天象，绘制星图，推演历法，用以指导农桑、治理国家。第三单元“敬授民时 众功皆兴”，集中展示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和运用。

出土于陕西渭南韩城梁带村遗址的西周兽面纹铜尊，盖顶设计别具内涵，深刻体现了古人的天文思想。器盖呈覆斗形穹隆状，圆中见方；盖顶中央铸圭形柱，四道脊棱将盖顶分为四等分，棱上立矩形鸟，四棱与圭形柱代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其间刻十二条等距阴线，象征十二月。

“漏刻”用于夜间及阴天等无法通过日影测时的时段，与日晷、圭表等形成昼夜连续的计时体系。河北博物院收藏的西汉泄水型铜漏壶，出土于中山靖王刘胜墓。此壶呈圆桶形，平底，三蹄足，近底有细管流口，使用时将刻箭立于壶中舟上，通过水滴外泄带动刻箭下沉来指示时辰。据介绍，这是中国迄今经科学发掘、年代明确的最早漏壶遗存。

第四单元“文明以止 天人合一”，讲述了天文知识深刻融入中华文明，塑造传统政治、礼制和哲学思想，孕育“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历程。

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版、玉龟，距今5800年至5300年，折射出凌家滩先民对时空秩序的深刻理解。玉版出土时夹在玉龟的背甲、腹甲之间，四周分布22个小孔，中心圆内刻八角星纹，大小圆间均分八区，饰圭状纹指向八方，大圆外四圭纹指向四角。专家认为，玉版纹饰对应四时八节，可能反映了原始的太阳历；玉龟可能是巫师占卜法器，或为“神龟负文”的实物雏形，与玉版组合可能构成凌家滩先民的时空宇宙模型。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天津博物馆藏商代“龙”字卜甲，上面刻的“龙”字呈角、首、颈、身、尾俱全的形象，其构型与连缀而成的苍龙星宿构图极为相似，印证了早期文字与天文星宿的内在关联。

展览最后一个单元，“玉兔号”月球车模型、月壤实物等同台亮相，呈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天文智慧与科学探索。“嫦娥”登月、“祝融”探火、“墨子”巡天、“天眼”观空，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回应着古人的“天问”。

“展览以丰富的古代天文遗存为根基，结合当代深空探测前沿成果，于古今对话中，引领观众感悟中华文明对宇宙的永恒求索，让中华传统宇宙观在当代实践中焕发新生。”孟倩说。



▲清代地平式日晷（故宫博物院藏）。　**安徽博物院**供图